



红枫叶丛书 · 魏然森 主编

吴玲华 著

俯视百鸟

飞

甘 肃 文 化 出 版 社

吴玲华 著

俯视百鸟

飞

甘 肃 文 化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俯视百鸟飞/吴玲华著.-兰州:甘肃文化出版社,
2003.11

(红枫叶丛书)

ISBN 7-80608-879-2

I. 俯… II. 吴… III. 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
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1469 号

俯视百鸟飞

吴玲华著

责任编辑:贾莉	装帧设计:陈志刚
版式设计:王建丽	书名题字:蹇国政
出版发行:甘肃文化出版社	印制:莒县三元印务有限公司
社址: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	厂址:山东省莒县文心东路
邮政编码:730030	邮政编码:276500
电话:(0931) 8454246	发行经销:甘肃省新华书店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	版次:2003 年 11 月第 1 版
字数:190 千字	印次:2003 年 11 月第 1 次
印张:13.1	印数:1000
书号:ISBN 7-80608-879-2	

定价:220.00 元(全 10 册)

(如发现印装错误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目 录

俯视百鸟飞.....	1
河骚.....	135
燕子小语.....	203

俯视百鸟飞

—

东门外旧时曾是牲畜、农产品交易的集贸市场。市场方圆几里，熙熙攘攘塞满了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客商以及赶集的人们。

离这儿不远处的街道两旁，密密麻麻座落着建筑风格迥异高矮错落的店铺。在众多店铺里面，俞氏帽铺的招牌幌子在微风中来回摆动，显得格外招摇。

俞掌柜头发梳理得平滑、光亮，一双随时随地打量他人的眼神，仿佛能穿透人心。每天中午，照例要小寐片刻。他趴在桌子上刚要打盹，就听到从闹市传来牲畜被宰杀时的哀号声。听得他心烦意乱，在心里说，卢屠夫呀卢屠夫你宰杀牲畜也不看看时间。他埋怨卢屠夫搅了他的美梦，恨不得卢屠夫这个挨千刀的下辈子托生成猪马牛羊任人宰杀。骂完了，睡意全无，想起刚刚到货的四川烤烟，责令学徒娃到洪府跑一趟，给洪将军送上五斤上等的烤烟。想必他剩余的烟叶不多了。

学徒娃们听了老板的吩咐心里乐开了花。平日大伙儿争着去洪府送货，暗地里互不相让。往往谁能获得得这项殊荣，从骨子里都会往外冒着得意洋洋的神情。

洪府的庭院就像公园一样翠绿、悠静。院内的布局在西北地区罕见。它采用了苏州园林的建筑风格：亭台、楼阁、流水、小石

桥、花草树木。初来乍到者经过迂回曲直的走廊时，品评长廊里的彩绘，还可以欣赏两边的湖光山色。尤其是，环绕庭院池塘之水，是从唐代兴庆宫遗址保留下来的兴庆湖水引进来的；长年流淌，清澈见底。池塘里引种了许多南方城市才能见到的荷花。

洪夫人身体虚弱，终日生活在闺阁之中，众人不识庐山真面目。有幸亲眼目睹夫人容颜的人，绘声绘色地讲述夫人的容貌：神色凝重安详，仿佛古典仕女图中的美女，端庄高雅；又仿佛是从淤泥中长出，而不被淤泥沾染的清莲；秆直中通，毫无枝蔓，耸立水中，冰清玉洁，散发出阵阵清香。

得到这项殊荣的俞家学徒娃手里挎着包袱，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，仿佛连路都不会走了。他希望今日能一睹洪夫人的芳容，假若不成，欣赏洪府的良辰美景也是一件快事呀。没走多远他远远地看见卢屠夫提着新鲜的猪肉往这边走来，不由得暗暗撇撇嘴，眼睛也跟着朝天看去。

卢屠夫五短身材，鼻大口大，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。他并未注意到学徒娃轻视的眼神。以往每次给洪府送货，他都是亲自登门。肉绝对是新鲜且散发着热气的上等品。

学徒娃丝毫不肯相让，紧赶几步，先行敲门。卢屠夫看见有人敲门，让出道来，省得自己油腻的手弄脏了洪府亮亮的红漆大门。

洪府的门房跑出来，看见是帽铺的学徒娃，面带微笑做了个请的姿势。忽然，他瞧见卢屠夫跟在后面，就拨拉了一下学徒娃，说：“卢老板，您先请！”

卢屠夫饱经风霜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他说：“你就让娃先进吧！”

学徒娃自感脸面无光，刚才的好心情变得荡然无存。他低下头再也不肯往前凑了。

按洪府的规矩，一般来客不能直接面见先生或者夫人，只有通过洪府总管洪妈向主人问候。洪妈好歹也算是场面上的老手了，繁文缛节周全、细致。她照单把先生、夫人所需物品一一收下，然

后告知送货人下次应该送什么生活用品。对于他们问候的话，她格外牢记在心头，答应一定把各位老板的心意带给先生、夫人。无论送货人是不是老板本人，都会得到先生赏赐的一件精灵古怪的小玩意。

卢屠夫把带来的猪肉放在厨房，刚要转身往回走。洪妈出来传话说，洪先生邀请他到后花园品尝用山泉水泡制的茶。他瞥了一眼满怀希望等待洪妈特许，允许其留下参观洪府的学徒娃，有心想帮助他，却碍于洪妈的冷漠而做罢。他只有独自闭目养神，等候先生。

洪先生天生一副棱角分明的脸庞，寸头不留须，神色凝重，内心暗藏着淡淡的忧愁。他看见卢屠夫，板着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。落坐后，洪妈给二人倒茶。

卢屠夫原本是个粗俗的汉子，喝茶时“咕咚、咕咚”猛饮几口，实在大煞风景。他灌满了一肚子茶水，忍不住问起府上的养子何勇来。

先生唉声叹气地说：“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不知他哪儿去了。”

卢屠夫听说何勇跑到延安了，嘴上却说：“您老想开些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您老的身体要紧。只是外面来来往往的便衣可得提防着点。”

洪先生感谢卢屠夫的宽慰。他说：“老卢呀，别看你是个屠夫，心里有数呀。”说完两人相视一笑。

洪永吉多年一直追随杨虎城将军，是著名的爱国将领。1936年12月蒋介石亲自赴西安督促张学良、杨虎城进攻陕北红军。张、杨二位将军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，联共抗日，均遭到无理拒绝。为了逼迫蒋介石抗日，他们于12日扣押了蒋介石，实行“兵谏”。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。

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，获得和平解决。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。张学良到南京后，立即被蒋介石扣押，从此长期被软禁。杨将军被迫辞去军职，名曰出国考察。后来，抗日战争

爆发，他回国准备参战，到达武汉后，即被国民党逮捕，长期监禁。全国解放前夕，在重庆惨遭杀害。

当杨虎城被迫辞去军职的消息传来时，一部分将领对当局的做法产生了莫名其妙的恐慌。虽然洪永吉信奉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但是，他无法说服其他人也像他一样对国民党忠心耿耿。他的许多学生和下属因此对当局失去了信心，接二连三奔赴革命圣地延安。

为了防备洪永吉的手下再出现逃跑事件，当局命令身心疲惫、对前途茫然的洪将军，带领部队进入深山老林待命。他在休整期间，与一伙土匪突然发生遭遇战，终因腹背受敌，不幸身负重伤。当时，假若不是深山的采药老人施展祖传医术，救了他一命。或许他早就不在人世了。为此老人遭到土匪的报复，被活埋了。老人的孙女被将军收养，更名为洪梅。她成了将军的贴身丫头，后来又成了洪家的总管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洪永吉终于从深山老林走出来，奔赴抗日前线，驻守潼关。他派亲信把家眷带出深山送到西安城，安顿在祖传的老宅里。这时候，他已经娶了三房太太。同样跟随他走出深山的有：山姐，后来改名为洪梅，最终成了洪妈、成了洪家名副其实的管家。

潼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洪永吉带领许多三秦子弟，在潼关之外为了保卫晋陕两省和日本鬼子展开了殊死搏斗，建立了卓越的功勋。

占领黄河对岸的日本鬼子，非常惧怕洪将军，经常从对岸炮击城内的百姓和驻军。洪将军命令部队严阵以待，并且针对敌人的挑衅，予以猛烈地还击。

战斗间歇，洪将军和贴身卫士何勇一起到潼关南门口，观看戏班子演出。周围的老百姓与洪将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。百姓的安危全系在将士们身上。看见将军来看戏，纷纷让出前排位置给他。

“你们请坐！”将军说着坐在何勇随身携带的小凳上，专心致志

地看戏。

那夜回去时，他们遭遇到日本鬼子炮火的突然袭击，洪将军的卫士何勇为了救他，用身体挡住了飞来的炮弹皮，一句话未说就倒了下去。

洪将军悲痛欲绝，派人把何勇掩埋在他指挥战斗的军部旁边。他不能把何勇孤单一人搁在荒郊野外。虽然，他在战斗的间歇，仍旧来南门口看戏，却从此少了一份好心情。

警卫连负责将军外出的保卫工作。每每看戏兴师动众，弄得百姓不安。大伙儿远远地躲避荷枪实弹的警卫。这情形引起了将军的极大不满。他怀念何勇在时，静悄悄地却丝毫不会松懈对周围的警惕性；又能与百姓融为一体。他当即命令警卫连连长收队。他慢悠悠地跟在队伍的后面，往队部走去。在火车站附近，借着车站传来的灯光，看见台阶下蜷缩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。他怜惜地脱下自己的军大衣披在他的身上。流浪儿呼悠一下醒了。他收留了这可怜的孩子。他给流浪儿起名——何勇，以此纪念牺牲了的卫士。

日本鬼子投降后，洪永吉过着刀枪入库的军人生活，久而久之产生了厌烦心理。想想自己戎马一生，连年征战，丝毫没有时间顾及家庭。曾经先后娶过三位太太，都没有生下一男半女。他如今也要为洪家列祖列宗做些事情：再娶一位太太，延续洪家的香火。

洪永吉说干就干，大兴土木，把座落在东门地界的祖宅重新翻修、扩建。他拿出剩余财产分给三位太太，作为她们的遣散费。面对今日的结局，她们无怨无悔。因为一直没有生育缘故，她们感觉颜面无光，觉得对不起先生，所以没有人哭闹，来去无牵挂。

洪永吉五十岁时，娶了第四位夫人“小仙女”。他多么希望和她能永远过平静、祥和的稳定生活，一直到天老地荒。

“小仙女”刚满十八岁，天生丽质，纯洁善良。洪永吉沉浸在温情之中，乐不思蜀。一日，副官突然驾到，送来军部密电：获悉毛泽东等仍在陕北，并未逃走。命令他即刻带领驻扎在潼关的部队攻

打陕北。

将军顿时陷入深深的思索当中。“小仙女”知道实情后，眼含热泪，把将军厚重的大手紧紧贴在自己的脸颊上，双眸久久深情地注视着先生。她的缠绵悱恻令洪将军坚硬无比的心，一刹那间风化了、破碎了。此番出征生死难料，而且难舍“小仙女”的柔情蜜意。

“先生，您说过那边有许多你的下属和学生。战场上难免会出现生死之事，你忍心看着手足残杀吗？”

“我不会干相互厮杀的事。”

“可是军命不可违呀？”夫人十分担心地说。

先生看见夫人忧愁的容颜非常心痛。他思前想后，找出一个可靠的办法来避免惨烈的事情发生：“唉，我只有称病暂时逃避一下。”

“先生，虽然这样你良心上好过一些，可是你的学生部下，还是难逃灭顶之灾呀？”

“你说得对，我不去带兵，军部还会派别人带兵出征的。看来得派亲信给他们送信，早些做好防备。”

夫人知道先生决心已下，立即责令洪妈把何勇喊来。洪妈到后院叫何勇时，她赶紧走到桌前铺纸研墨。先生唰唰几笔挥就了一封密信。洪妈在外面报告说何勇找来了。夫人拉住何勇的手，走到先生面前。夫人感觉到何勇的手微微颤抖，就告诉他别害怕，先生找他有要事商量。先生再三告诫何勇，如果中途遇到危险，可以把信烧毁，但万万不可把信丢失。烧毁了什么证据都没有了；丢失却有可能被特务拣到，那样就会遇到危险。

“孩子你一个人出门，我实在不放心，可是让其他人去先生又信不过。你可要小心呀！”

“夫人，你别担心，我送完信很快就会回来。”

何勇年纪虽小，内心已经掂量出此事关系重大。他神情严肃地接受了先生交给他的任务，随后小心翼翼地把信藏在胸口的衣

袋里。他一路上下意识地抚摸胸口装信的口袋，感觉不踏实，变换着藏信的地方。最终连他也忘记了隐藏密信的地方。信就这样被何勇过份小心翼翼弄丢了。

何勇一去不归。洪永吉断定他出了差错。他的亲信奉劝他携带家眷逃走。可是他宁肯受责罚也不愿意离开西安城。这里是他出生、成长的地方，是他祖辈安息的地方，更是他的归宿。

司令部碍于洪永吉赫赫战功，不敢对他采取强硬的措施，只是把他软禁在洪家大院，不允许他与外界接触。虽然他行动失去了自由，内心却充满了快乐。

洪府处处受到监视和围困，周围邻里却没有丝毫地回避。他们照样和洪府保持着原有的来往。尤其是俞掌柜、卢屠夫等一千朋友更是照常来洪府拜访、送日常生活用品。

俞掌柜一次和洪先生聊天：“先生虽然赋闲在家，看似无所事事，但终将有一天要东山再起的。”

先生听了俞掌柜的话，一言不发，嘴角挂着微笑。

解放前夕，国民党军队接连吃败仗，大批逃亡台湾岛。西安守城将士一致推举洪永吉为守城司令。虽然没有委任状，但他临危受命，没有任何怨言。现在，西安城和百姓的安危都系在他的手中。他生怕出纰漏，又为了安抚这些惊弓之鸟，稍有风吹草动，他们手中的枪炮随时有可能走火伤人，一直和守城将士吃住古城墙上。

俞掌柜知道洪将军一直守在城墙上。想必烟叶已经抽完了。他指示店员拿出留存的上等的四川烤烟。店员告诉掌柜，战事迫在眉睫，四川烤烟再也无法运进西安城了。这点烤烟是给掌柜预备的。

俞掌柜看看黄油油的烟叶说：“全部包裹好，我亲自给将军送到城墙上。”他还给将军送去了御寒用的正宗陕北羊皮袄。

卢屠夫更是竭尽所能，把剩余的半扇猪肉送到城墙上，慰劳洪将军。来自农村的生猪渠道已经被随时爆发的战争堵塞了。他现

在无猪可杀。

西安城内的富商、名流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洪将军的身上。希望他能够拿出一剂良方来，使得西安城和百姓免遭生灵涂炭。洪先生仍旧沉浸在自己那些所谓的人生信条中无法挣脱。

西安周边战事不断，战争一触即发。危机关头，夫人冒险进城。夫妻相见恍如隔世。她用颤抖的手替先生脱掉军装，神色凝重地阐明了和平解放西安伟大意义。劝说他听从解放军的建议，带领兄弟们归顺解放军。

洪永吉了解夫人，她的言行肯定是受了共产党的宣传。面对先生的盘问，夫人笑而不答。她从贴身口袋拿出一封彭德怀总司令的亲笔信交给先生。

洪永吉恭敬地从夫人手中接过彭将军的亲笔信拜读。阅读完毕，先生怕走漏风声，赶紧让护卫趁着夜色送夫人出城。城门口夫人用期待的目光看着他。他答应夫人一定会慎重考虑彭将军的提议。夫人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去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无法入睡，重新拿起彭将军的来信再次阅读。尔后他把向来高贵的头颅埋在臂腕里，为了千年古都及百姓免遭涂炭，他痛下决心率部下起义。

话说何勇送信途中出了差错。路上他一直牢记先生的嘱咐慎之又慎，结果还是把信弄丢了。他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后，被边区群众当成特务俘虏了，交给了红军。面对红军战士的讯问，他根本无法说清楚自己的使命。红军战士怀疑他是国民党间谍，把他关在土窑洞里。他被迫滞留在延安，进退维谷。

何勇不甘坐吃等死。他拼命地摇晃着破旧的木门，叫喊着要见红军长官。看管他的战士喝令他等着。一会一位穿着朴素的长者站在他的面前，问他有何贵干？

何勇拍着胸脯向边区长官发誓说：“是洪将军派我来给送信的。”

“你说的是洪永吉将军吗？”首长问。

“是的，长官！”

“既然你是来送信的，请你把信拿出来吧！”

“我把信弄丢了。”

“哎哟，小鬼，这可不好办，空口无凭呵。”

“长官，我无法证明自己是替洪先生送信的；既然你们怀疑我的身份，索性我就投奔革命算了。这样你们就不会怀疑我了吧？”

“哦！不错，年轻人，蛮有革命气概的。”首长沉思片刻说道。

何勇说到做到。昔日奄奄一息的孤儿，就这么成为革命队伍中一员。他从对革命一无所知到投身革命队伍。继而随军转战大江南北，立下了不少战功。解放后他转业回到西安。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访自己的救命恩人洪永吉。他来到洪府大院的门口，长跪不起，痛哭流涕地向先生忏悔。

先生笑笑说：“你只要好好活着，我就放心了，不会怪你的。”

何勇听了先生的话，深受感动，热泪禁不住再次横流，发誓说：“今后不管我的地位多高，永远视你和夫人为我的亲生父母。”

洪先生解放后被推举为省政协委员，他与已经是政府高官的何勇时常在政协会议上见面，彼此有说不完的话，讲不完的情谊。但是，没多久何勇被组织上告知，要他站稳立场。你虽然是洪某人的养子，却首先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。他表面上积极接受领导的批评，暗地里却依然故我，每周到洪府登门拜访，终于有一天被上级领导察觉了，对他的行为提出了严厉地训斥。假若他还是和洪某人藕断丝连地话，组织上将考虑对他进行处分。

何勇此刻才感觉事态严重，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和先生的特殊关系，先生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历史背景复杂吗？他不是已经为解放西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吗？难道这些功劳还抵不过那些多年前因为身处敌人军营，不得已而为之的举动吗？

何勇看着先生身居深宅大院，满脸写着惆怅和失意。他恨自己无能，一点也无法分担他的忧愁。有时候他真想撒谎说自己看了那封信，是先生给延安通风报信。但他很快否定了自己的念头，他不能向组织编造谎言。

先生虽然身处逆境，还照旧关心何勇的婚姻大事，何勇总是以工作忙为借口推脱。洪永吉说你也三十岁的人了，不能因为工作忙就把婚姻耽搁了。婚姻问题解决不好，工作也不会有高效率。先生的话他没有不听的道理。

没过多久何勇就领着他那身为秦腔演员的未婚妻——牧一，前来拜见先生。牧一年轻、漂亮，但是神情过于严肃、沉闷。她刚刚从旧戏班子跳了出来，加入到国家办的秦腔剧团。洪府一直是她向往的地方，也是她引以为荣的舞台。当年她有幸在洪府唱堂会，虽然仅仅是个跑龙套角色，但是自此以后，却奇迹般的红遍西北三省。所以说洪府是她发迹和被世人所认识的福地。

初次见到牧一，洪先生感觉特别亲切、特别眼熟，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面。

洪夫人提醒丈夫：“先生，你忘了？咱们结婚时，她来唱过堂会呀。那时，她还是那个跑龙套小角色呢。”

洪永吉恍然大悟地说：“是吗？噢！我想起来了。那时候她年轻好奇心重，跑到后花园，不小心掉到了池塘，如果不是夫人你说情，她肯定要挨师傅的棍子。”

洪永吉感慨万分，咱们之间真有缘呀；说罢诗性大发。当下让洪妈从书房拿来笔墨纸砚，欣然挥毫为何勇及未婚妻写下了祝福的话语——花好月圆。

何勇当即把条幅收拾妥当，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。牧一对此不以为然。她知道洪永吉曾经为西安和平解放做出过贡献，可是现在却因为身份复杂受到各方面的质疑。行走江湖多年的未婚妻劝何勇先不要把条幅装裱挂出来，暂且放入箱底，以后再说。他想想也有道理，听从了未婚妻地劝说。

何勇是孤儿，把洪府当成自个家。结婚时，考虑到诸多因素，决定举行两场婚礼。在洪家大院举行一个老式婚礼，然后再在机关食堂举办一个现代婚礼。

牧一对丈夫的安排甚为满意，在洪家大院举行婚礼是她梦寐

以求的。想当年她小小年纪，跟随戏班子来洪府唱堂会，亲眼目睹了洪府豪华、气派、奢华的婚礼场面，内心特别羡慕。她左顾右盼差点忘记戏词，为此师傅在后台搦了她两耳光。她不仅没有感到丝毫的疼痛，反而内心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。

夫人身体虚弱，难得出来见客。可是为了何勇新婚之禧，她还是坚持下楼，在严寒的天气里，端坐在花园中央，接受何勇和新娘子的跪拜。面对跪拜的新婚夫妇，她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红包放在一对新人手上，预祝他们今后的生活美满、幸福。

夫人不顾身体虚弱，亲自参加他们的婚礼仪式，令何勇诚惶诚恐。他知道夫人是用生命在祝福他呀！

夫人以极大毅力坚持参加完婚礼仪式。婚礼仪式刚刚结束，顿感浑身酥软，只好向大伙儿抱歉地告退！她不忘嘱咐洪妈细心地招待客人。

何勇搀扶夫人回房休息。他毕恭毕敬地安顿夫人上床歇息。夫人抱歉地对何勇说：“小勇，我不能亲自招呼客人了。”

“夫人，你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我的婚礼，我特别感动。”

“今后有人照顾你的生活，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。”

何勇听罢夫人的话，眼泪唰的一下流淌下来。他跪在夫人的脚下哽咽着说：“夫人，今后我一定让你和先生过最安稳、快乐的生活。”

夫人笑笑说：“我现在已经很惬意了，知足了。”

夫人见何勇楞神，便催促他：“今天你是主角呀，可不能离开大家时间太久。快去吧！”

恍惚间，何勇想起当年先生回洪府时。先生一身戎装，站在院子中央高声呼喊“小仙女”我回来了。他清楚地记得夫人那时年约二十多岁。她神色凝重地款款从楼梯上走下来，眼里流露出的柔情蜜意，让人为之一振。他下意识地用手捂住前胸，妄想遮挡住满身的毒疮。

“先生，这是你拣回来的孩子吗？”

“对！‘小家伙’看见你认生呢。”

“先生，‘小家伙’叫什么名字呀？”夫人笑咪咪地问。

“唉，我的勤务兵何勇，替我挡了日本鬼子炮弹，光荣牺牲了。我很难过。碰见‘小家伙’是天意，他奄奄一息，我收留他。为了怀念勤务兵，我想还是叫他何勇吧。”

“何勇，很好！”夫人理解先生的用意。她向何勇招手。

何勇下意识地躲藏在先生的背后。他不时的探头张望夫人一眼。洪妈正在替先生脱去军服。她偶尔发现何勇浑身长满了流脓的毒疮。她迅速地离开何勇一段距离，深怕传染。

“先生、夫人，你们离这孩子远点。他身上不干净。”她小声嘟囔着。

夫人叫何勇站在眼前，仔细地察看他的伤病，并无半点的厌恶。嘴里心疼地“啧啧”发出叹息声。她催促洪妈快去找大夫，给“小家伙”治病。她冒着被传染的危险，亲自给他的伤口擦药水。他身上的恶臭常常令洪府的佣人皱眉头，但夫人却从不嫌弃他。他的疾患在夫人、医生的精心救治下，很快痊愈了。

何勇当众撇下新娘送夫人回房休息，令自尊心极强的新娘牧一焦虑不安。大庭广众丈夫竟然撇下她。这实在让她颜面无光。婚礼没完她就要离去。何勇着实被吓坏了。央求妻子原谅自己。不要让他众人在众人面前下不来台。尤其是在夫人眼皮底下。妻子说你为什么让我当众出丑？那么多人看着呢。你竟然陪病人也不肯留下陪我，说明你心里没有我。刚刚结婚就闹别扭，何勇多少有点惧怕蛮横霸道的妻子了。

先生点名要听新娘子的折子戏。她却推托嗓子哑了没法唱。何勇悄声劝说她满足先生的要求，她却当即板着脸，转身不理睬他，牧一当众让何勇下不来台，众人议论纷纷。面对众人的非议，牧一心生恶气。这更加坚定了她再也不公开登台演唱秦腔的念头了。她不想当戏子，取悦大众。她要改行做行政工作。

洪妈告诉何勇，按照老礼，三日后回门。何勇满口答应。牧一

内心里不情愿，表面上她还是无奈地服从。这表明丈夫在关键时刻仍旧具备绝对的权威。她只敢耍点小脾气而已。

洪夫人从那天参加婚礼躺倒后，就再也没有下过床。何勇回门那天，她特意洗漱得干干净净。她叮嘱洪妈：“小勇今天带媳妇回家，无论如何要按照礼数行事，咱子面万万少不了。早些吩咐厨子采购，别耽误开饭。”

洪妈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小勇也不是外人，你何必操劳呢。”话虽如此，她还是按夫人的吩咐办。

先生一旁笑太太：“你如今做婆婆了！你就安心地休息吧，洪妈会办好一切的。”

“先生，我今天气色不错吧？脸色苍白吗？”

“夫人，你今天漂亮极了。”

“先生，你笑话我？”夫人害羞地低下头。

饭厅宽敞，能容纳五六张桌子，解放前洪府食客云集，饭厅通常被挤得水泄不通。解放后食客陆续散去。现在洪府在用餐时，多数在楼上夫人卧室外间。饭厅一般情况下闲着不用。

洪永吉亲自来到萧条的餐厅，内心颇为凄凉。家中吃饭的人愈来愈少了。不过，今天因为“小家伙”带着媳妇回门，饭厅终于可以派上用场。他愁闷的心情稍稍有些开朗。他端坐在属于主人的正位置上，仿佛又回到了从前隆重与热烈中。

何勇一到，洪永吉大声招呼，洪妈开席！席间小勇狼吞虎咽的样子，他看了十分快慰。他感叹自己再也不会会有小勇那么好的胃口。

何勇吃得如痴如醉，吃第二碗面时，习惯性地蹲在地上。新娘子见了脸露不悦。她丝毫不理睬妻子的恼怒，依然和先生谈笑风生。似乎在冥冥之中，意识到他将是最后一次光顾洪府。说心里话他留恋洪府的一草一木。他七岁进洪府，十四岁离开，整整在这儿生活了七年。他把洪家上上下下的人当亲人，把洪府当成自己的家。